



神曲《忐忑》的走红绝不是文化的堕落

□文 / 郎启训 □王一川

摘要:龚琳娜的《忐忑》在2010年北京新春音乐会上问世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和评论,褒贬各异。笔者认为,《忐忑》的走红不是文化的堕落,反而是文化的进步。这首歌曲不仅在旋律和配乐上是一次大胆的突破,而且在演唱风格和情感表达方面也是一次完美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忐忑》是一次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范,突破了以往音乐的常规模式和风格,把中国京剧、民族乐器、原生态唱法等与西方音乐形式相结合,堪称中国音乐文化道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关键词:龚琳娜;忐忑;神曲;旋律;文化;中西结合

《忐忑》是旅德歌唱家龚琳娜在2010年2月的北京新春音乐会上演唱的一首曲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走红网络,被网友冠称为“神曲”。《忐忑》自问世以来,引起了社会以及媒体的热议和翻唱,在民族音乐以及流行音乐圈刮起了一阵汹涌的“忐忑潮”,一时间评论纷纷袭来,褒贬各异。

“忐忑”本身也是一个外来词汇,龚琳娜给此曲命名为《忐忑》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的体现,中国国粹京剧、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的配合,以及歌曲创作的团队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例证。《忐忑》的走红不仅不是文化的堕落,反而是吸取外部有利资源,提取西方音乐的精华,可谓中西音乐文化融合与交流的一个成功范例。《忐忑》无疑是成功的,其成功与动人之处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忐忑》本身的旋律及配乐

1.《忐忑》的旋律

《忐忑》独特的旋律是这首曲子的动人之处,从其总谱可以看出旋律的参差不齐、高低错落,给人抑扬顿挫、忽上忽下、极具动感的听觉触动。以五声音阶的复杂重叠,中国传统声乐技巧的夸张变形来创作的,旋律从一开始就进入一种紧张状态,渐入高潮,而后又突然转折从最高点到最低点,继而又从谷底急速升至高峰,大有“蹦极”的刺激与无所顾忌的超然之感。开门见山式的曲调瞬间把听众带入了忐忑的世界,富于极强的画面感和现场感,正所谓“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而后的高潮迭起又急转直下,让人身临其境,如痴如醉,正所谓“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1]在短短的四分半钟时间里,龚琳娜把这种独特的旋律发挥到淋漓尽致,尽情显现了这首曲子的独到与传奇之处。

《忐忑》的另一个动人之处就是它的歌词,或者说这首曲子并没有确切的歌词,而是龚琳娜用“咿呀”“啊噢”“咯喂”等象声词而组成的呐喊,虽然看似毫无意义毫无规律可言,殊不知这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此时无形胜有形”。无形无声的东西总给人变幻莫测的神秘感和无以穷尽的想象空间,通过它的独特旋律和呐喊式的歌词,又给人们的想象加入了条条框框,而不是在想象的世界里天马行空。这种起伏跌宕、咿呀啊噢的唱法呈现出来的无疑正是人们的忐忑心理。

2.《忐忑》的配乐

《忐忑》如此被点击被传唱,是因为它确实是音乐史乃至艺术史上一个大胆的突破和创新。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循规蹈矩的思维模式和一贯始终的演绎方式同样对艺术的发展百害而无一利,只有创新才是艺术永葆生机的动力和源泉。

此曲中融合了笙、笛子、古筝、扬琴和低音提琴的演奏,并且运用大量的京剧唱腔表现不同的音色,不同的旋律用不同的唱腔和配乐,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的结合把忐忑的心情表达得天衣无缝。这种干脆而且真实的描述,如同一个人面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之前的七上八下,遇到困难时找不到解决办法的百爪挠心、排除万难而解决了问题时的喜笑颜开。每种乐器不同的特色和风格转换更加强化了忽来忽去、忽上忽下的忐忑之情。

二、龚琳娜的忘情演绎

龚琳娜1975年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92年至1999年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和大学,师从邹文琴教授学习民族声乐。2000年演唱《斑竹泪》荣获第九届全国青年歌手大赛专业组银奖。2002年演唱《孔雀飞来》获全国民歌排行榜首。2003年的春天,她来到贵州黔东南大方一带拍摄《我爱家乡杜鹃红》为家乡颂歌。2005年定居德国,在国际舞台上演绎中国新艺术歌曲。曾受德国“TFF RUDOLSTADT”音乐节、芬兰民族音乐节、法国世界音乐节、比利时欧罗巴艺术节等大型国际音乐节邀请举办数场独唱音乐会。2009年,歌曲《忐忑》获欧洲“聆听世界音乐”最佳演唱大奖。

叔本华曾宣称:“音乐是世界的替身。”^[2]龚琳娜这位具有独立精神并且对音乐无比执着与热爱的歌者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勇敢而不尽地探索着,远嫁德国,和德国籍老公“老锣”成立五行乐队。五行乐队是由四个分别来自中国和德国的年轻音乐家组成的世界音乐乐队。他们立足于中国民族音乐,在和德国巴伐利亚民族文化的现代音乐元素碰撞中实现统一。这首“忐忑”由龚琳娜丈夫老锣作曲,这又为它的中西文化融汇添了一抹亮色。

龚琳娜说:“探索生活的过程,便能理解生命,当这些与乐音相撞时,嗓音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我们掌握歌唱的技巧也是等待着这种质的转化,他将爆发极为强烈的力量,这就是艺术化的生命力量。”正因为如此,《忐忑》中龚琳娜夸张

的表情,怪异的动作不是刻意渲染,而是把自己融入了歌曲里的自然流露,是对歌曲本身的陶醉与享受,同时更是对艺术生命的升华和体验。

龚琳娜把中国国粹京剧的唱腔巧妙地通过老旦、老生、黑头、花旦等多种音色形象地抒发出来,并且她富有表情力的演唱与恰如其分的动作都是对歌曲的声色与情感的完美诠释。时而恐慌、时而惊吓、时而嬉笑、时而无可奈何、时而神采飞扬,各种情绪在龚琳娜的脸上一跃而过又继续变化,这不是炫技,这就是忐忑最真实的写照和展现。没有龚琳娜的倾情演绎,这首旋律就没有打动人心、赢得共鸣的沸点,这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把音乐做到忘我的境界,把自己融入了音乐的声情并茂的世界里。

不仅表情和动作上的表演到位,龚琳娜独特的演唱技巧和方法也是美妙绝伦。民族调式浓厚,演唱风格新颖,用自然而充满原生态的声音表现出了整首曲子的格调。这种最真实最自然最简单的演唱技法往往更贴近人们的内心世界,更能走进人们的灵魂深处。这种原生态的飘渺神秘感在快速变化的节奏中跳跃,忐忑的情绪呼之欲出,真实地说出了当代人们的心声。害怕、浮躁、郁闷、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缺失,种种现代心理被毫无保留地释放。

三、《忐忑》的社会效应和文化效应

1.《忐忑》产生的社会效应

当今社会发展的速度日新月异,新一代的年轻人面临更多更大的问题。住房、就业、医疗等问题缠绕着这一代新生的社会群体。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活节奏逐步加快,市场经济的

竞争日益激烈,人们在物欲泛滥的社会浪潮里找不到自我,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面对人生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忐忑取代了自信,望而却步取代了勇往直前。

《忐忑》的出现是偶然,也是时代的必然。它所表现的忐忑不安、浮躁恐慌的情绪正是当代社会最普遍的心理状态,这首歌一夜间走红不仅因为它本身大胆的创新和风格的新颖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更多的是这首歌所表达的情感迎合了当前社会大众的心理,是对社会大众忐忑心理的宣泄和释放。正如肥沃的土壤才能养育参天的大树,只有多样和多元的生活,才能孕育活跃而活泼的音乐。^[3]这首歌便是来源于生活的力作,通过它的旋律人们从中寻求的是一种心灵慰藉和精神寄托,以高低不平、抑扬顿挫的声线尽情呼喊和抒发自己的内心世界实现旋律与情感的升华也是它广泛流传的根源所在。

2.《忐忑》的文化效应

在歌曲创作上这首歌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创新并且获得了专业人士的认可,尤其是乐曲的配器就很有新意。其次是歌曲的旋律,跌宕起伏,错落有致。和声丰富,民族特色和西方风格相结合,加之龚琳娜夸张的造型和表情演绎,这种可谓极致的完美创新,给听众带来的是耳目一新的感觉。

艺术乃是生命的艺术,流行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忐忑》的流行不是人们的一时之快,无论什么时候,这种挖掘人们心灵深处的絮语都是最纯洁最永恒的艺术。它创造了音乐艺术的完美结合和大胆突破,同时抒写了一个时代中西文化融合的呐喊与呼声。

《忐忑》成就了当代中国音乐创作上中西方文化结合的最佳范式,中国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与西方音乐艺术形式的融会贯通,合二为一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西方文化的不拘一格,追求自由无所约束的创作形式,这对中国音乐的创作不得不说是个及时的互补。《忐忑》的出现是和龚琳娜长期旅居国外,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熏陶分不开的。艺术无国界,中西方文化无所谓好坏,善于发现二者的特征与品性,最终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旅中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和进步。

《忐忑》的走红证明了它的实力与魅力,这绝不是文化的堕落,反而是文化的进步与升华。

参考文献:

- [1] 陈志音,关于音乐评论个性化与类型化的思考[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1卷.
- [2] 高仁,音乐与音乐评论杂谈[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2年第16卷.
- [3] 杨燕迪,中国音乐评论现状判断[J],人民音乐(评论版),2007年第9卷.

郎启训:红河学院音乐学院讲师,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在读硕士

王一川: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

